



父亲八十六岁亦青春

□ 杨力

1997年,父亲满60,退休。在同事为他举行的“告别”宴上,父亲喝醉了,一脸涕泪,透着忧伤。

也难怪,父亲一生,一直为自己骄傲。青年时,他通过自己努力,参军当兵,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锤炼意志,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;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,他努力工作,用能力赢得尊重。闲暇,他最喜欢打球和音韵,吹拉弹唱样样精通,逢年过节,少不了登台亮相,总是赢来阵阵喝彩;做人,他低调谦逊,从不张扬,又以一手好文采善结人缘。印象中,父亲永远乐呵呵的,生性达观的性格,让他身上总是青春洋溢、活力十足。

几乎一夜之间,父亲就到了退休年龄,青春的尾巴似乎戛然而止。说父亲没有一点忧伤,那是假话。

借酒浇愁的第二天,父亲从宿醉中醒来,急忙说他要去看一个朋友,和他一起做一件事。

父亲这个朋友,比父亲早两年退休,退下后在街边开了一个茶园,但生意不好不坏。得知父亲退休,急忙召唤父亲相帮。父亲跑过去一看,帮什么啊,好好的茶园,只要善于经营,断不会亏损,干脆打伙一块干吧。

有父亲帮忙,老友重拾信心,这时候,过去广结的人缘就显示出价值了,很多人闻声而来,其中不少还是忘年交。朋友们在茶园叙友情,忆往事,也不时谈生意,促姻缘。父亲当好后勤,和请来的小工不分彼此,亲自为大家斟茶、捧场,小小的茶园人声鼎沸,很是热闹。

年底茶园分红,说茶园挣钱全凭父亲帮衬。父亲却推手,只象征性取了一点。父亲说,他来茶园帮忙,不仅帮朋友,也是帮自己。想想看,一个精力旺盛的人突然退下来,如果不找点事消耗自己的精力,就像一列奔驰的火车来了一个急刹,不出事才怪。来到茶园相当于给退休生活来个缓冲,让他有重新适应社会的时间,所以他帮了茶园,茶园也帮了他。

父亲在茶园干了两年,然后辞别老友去了朋友开的餐厅,餐厅生意也越来越好。朋友就对父亲说,请你来是委屈,你自己开餐厅干得更好。父亲说,他在茶园不仅充实了自己,顺便还精通了茶道;到了餐厅,跟着大厨学厨艺,弥补了过去的短板,回到家亮一手,老伴直夸值。说得朋友也哈哈直乐。

过了65岁,父亲又向开餐厅的朋友辞别。朋友挽留,父亲就说,不同年龄段,做不同的事。刚退下来,得为消耗旺盛的精力找事做;现在想得更多的,是宁静心灵,让心境提升,所以他准备找老师学习书法。

父亲的老师,来自于社区志愿者。虽是志愿者,也是当地书法界的佼佼者,这也是政府为退下来的人老有所乐做的实事。父亲用他那习惯吹拉弹唱的手,也用他那跑茶园跑餐厅的腿,在社区学得认认真真。半年下来,书法技艺虽远不如“颜体”,但也经常被朋友吹得脸红。回到家,父亲才认认真真给母亲说,学书法事小,结识一帮热爱书法的新朋友、让心灵充实才是最大的收获。

父亲年过70,又去报名参加老年活动中心成立的合唱团,自己乐还不尽兴,又动员母亲也去报个老年兴趣班。父母在他们的晚年都找到了生活的乐趣,每年还随团参加夕阳红旅游,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转眼,父亲今年86了,每天依然乐呵呵的,而我也快到了退休年龄。和父亲聊到退休后的生活,我似乎一点也不担心,在我心里,别说人生60亦青春,就是86岁的父亲,有时还真像一个小伙子,他就是后辈们的榜样。

父亲的理发推子

□ 周衍会

周日,我去父母家,父亲拿出一把电推子,让我看看怎么使用。我说:“爸,你买这玩意儿干吗?到理发店去多方便啊。”

父亲说:“去理发店太贵了,理个发要20元,一年得200多块呢。”

我一时无语。对于节俭惯了的父母来说,多说无益,只能惹他们不高兴。我打开包装盒,对着说明书熟悉电推子的每个部件——上刀片,下刀片,刀距调节旋钮,开关,充电指示灯,限位梳……看着看着,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那把手动推子。

父亲年轻时当过民办教师,在我的记忆中,家中有一把理发推子,放在一个旧纸盒中,推子手柄上的镀层已有些磨损,但由于保养得当,仍旧锃亮如新。我经常偷偷拿出来,用力握动手柄,听推子发出清脆的喀嚓声。这把推子是父亲为学生理发用的,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为家人及邻居们服务。

当时的乡村没有理发铺,也少见理发匠的身影,这就为理发推子提供了用武之地,无论大人小孩,只要头发长了,趁父亲有空,到家里说一声,父亲立马就会进屋拿出推子,随便找个地儿,要理发的人往板凳上一坐,围上一块蓝披布,父亲左手夹烟,右手握推子,“喀嚓、喀嚓”,不一会儿,一个清清爽爽的平头就理出来了。我很享受父亲为我理发的过程,父亲的手很温暖,父亲身上有股很好闻的烟草味道,尤其是炎炎夏日,凉凉的推子贴在头皮上,伴随着一阵悦耳的喀嚓声,黑发落地,头皮露出,不多一会儿,就推出了一个清凉的世界。

小时候,都是父亲为我理发。那时我还不懂得臭美,只要父亲发现我们头发长了,就会吩咐说:“去,把推子拿来,好理发了。”而每年的二月二这天,无论头发长短,父亲也必定要为我们理发,说是剃龙头。有句俗语说:“二月二,剃龙头,一年都有精神头儿。”

后来,我到镇上初中,就不再让父亲给理发了。但爷爷和小弟仍由父亲来理,尤其是小弟,笑嘻嘻地坐在板凳上,一边享受着父亲的贴心服务,一边小心倾听着理发推子发出的“喀嚓”声,并随时准备忍受推子夹住头发的疼痛……每每看到这熟悉的一幕,我都会忍俊不禁。

我怎么也没想到,如今年过七旬的父亲,竟然去买了电推子。当然,他自己不能给自己理发,只能由我来操作了。于是,这个周日的午后,在客厅里,我客串起理发师的角色,一手握推子,一手拿梳子,打开电源开关,电推子“嗡嗡”响起来,小心地贴近梳子,一绺花白的头发就飘了下来……一开始我很紧张,动作僵硬,不敢下手,好在父亲头发稀少,电推子又装有限位梳,只要手不抖就可以了。推了几下,我就能熟练地掌握力度,不一会儿,就理完了。父亲用手在头上摸了又摸,说:“这下舒服了。”父亲洗头去了,我看着地上一小撮花白的发茬,再次想起父亲的理发推子以及当年父亲为我理发的情景……

想想真是不可思议,四十多年的光阴,转眼即逝。曾经,年轻的父亲用手动推子为我理发;而已到知天命年龄的我,现在反过来用电推子为老父亲理发……流年似水,有多少前尘往事淹没在岁月的深处,而唯有爱,永远在流淌,生生不息。

粽香飘飘端午节

□ 王斌

两把散发着清新药香味的艾叶买回家后,再分挂在大门两旁。不论是在小镇居住还是在城里生活,在我家,年年到了端午节这天,母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艾叶、挂艾叶。

家住小镇时,早在端午节前的十多天,母亲就已忙碌上了。家里那个泡咸蛋的小瓷坛是母亲从外婆家带过来的。每年端午节,我外婆都要泡一瓷坛咸鸭蛋,母亲出嫁时,把这个小瓷坛带到了家。

端午节前的十多天,小瓷坛就已被母亲用笤帚涮洗干净,倒扣在灶屋里。鸭蛋是从河滩上的放鸭老头手上买的。买鸭蛋时,母亲一个一个地在筐里挑,买的鸭蛋个大也新鲜。母亲掐着指头泡咸蛋,到了端午节那天,一盘切好的、皮白心红的咸鸭蛋便端上了饭桌,光看一眼就馋得人直往肚里吞口水。

包粽子是端午节前两三天的事。粽叶种在自留地里,母亲起床早,一早背个背篋到自留地去,再从地里返回来时,背篋里便多了青绿绿的新鲜粽叶。

个别叶子破损和叶尖干黄的粽叶挑出来,剩下的粽叶都是厚实又大张的。母亲把洗净的粽叶用细绳扎住,挂在墙壁上沥干,到第二天早上,就可以包粽子了。

在我家,包粽子一直都是母亲的事,二嫂过门后,年年端午节,我家的粽子就由母亲和二嫂两个人来包了。根据家人的不同口味,母亲和二嫂包的粽子又分为甜粽子和咸粽子两种。甜粽子就是白粽子,母亲把一大块黄糖用切刀切成小块,在大锅里蒸化了,各人舀一勺,白粽子蘸着黄糖吃。咸粽子有豌豆腊肉粽子、花生腊肉粽子、红豆子腊肉粽子、鲜肉粽子几种。要是以粽子的大小来分,又可以分成牛角粽、大粽

子、小粽子三种。从小到大,我们最喜欢吃的还是碗豆腊肉包的牛角粽。一个牛角粽当三个小粽子。腊肉豌豆包的咸粽子不但吃起来香,牛角粽大个,吃两个就饱了。

每年端午节,我家的粽子都在灶屋里的大锅里煮。灶膛里柴火熊熊,大铁锅里满满当地煮了一大锅,除了大大小小的粽子,还有咸鸭蛋、大蒜。母亲在所有的咸粽子外面都缠有几圈白线,这样,我们吃粽子时就不会拿错了。“弟兄七八个,围到柱子坐。长大一分家,衣服就扯破。”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大蒜。在我家,年年端午节,都要煮大蒜吃的。大锅里的大蒜只有六包,小爷(我奶奶)、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二哥、我,正好一个人吃一包。母亲说,端午节这天吃了大蒜,可以打体内毒气,用端午节这天的艾叶烧水洗澡,就不会长毒疮,有人流鼻血,还可以用干艾叶来止鼻血,这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经验。

在端午节前的两三天洗粽叶、包粽子,在端午节当天早上买艾叶、挂艾叶、煮粽子,这是母亲多年来的老习惯。二嫂过门的第二年端午节,因为二哥二嫂要打伞回娘家,母亲的这个习惯也就只有改了。新媳妇过门后的头一两年端午节,女儿女婿要背着新出生的娃娃,带着礼品打伞回娘家,这是小镇上的传统。那年端午节,早在端午节前,母亲就把粽叶割回家,包了十多个腊肉牛角粽,又包了十多个甜粽子,到端午节那天,二哥、二嫂背着娃娃临出门回娘家前,母亲把煮好的粽子、一块大腊肉、一块黄糖,连同买的礼品一同交给他们带回了二嫂娘家。

今年的端午节快到了,已经80多岁的老母亲也在着手忙活买糯米,准备包粽子了。吸吸鼻子,我似乎已经闻到了一阵一阵的粽子香味。